

§ 天后赫拉(一)/隧道蛇戰

薄霧從海面升起，旭日初升，將海灣染成青銅色的光影。遠方的小艇載著數人靠岸，其中身穿黑色披風的阿列特亞領頭，身後跟隨著希波克拉底、莫妮卡、阿芙蘿與裴夏。他們踏上由青石鋪成的碼頭，腳下潮濕、微鹹，海鳥啼叫猶如古老神諭。

「這就是……畢達哥拉斯曾經歸來的地方嗎？」莫妮卡輕聲問。

阿列特亞沒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望向碼頭東端一座龐大銅像。



那是一位身披簡樸長袍的男子，正對著海面站立。他腳下的基座雕有古文字與幾何圖形，一個明顯的直角三角形標示著畢氏定理的三邊。銅像身後高懸著一塊拱形的銅面板，如幕，亦如環，象徵「隱蔽之理」，又似乎暗藏某種未解之謎。

「他曾是我們島嶼的兒子，也是被驅逐的預言者。」阿列特亞終於開口，語氣幽遠，「這不是神像，也不是戰士雕像，而是理智的形象。你們看到的，是他對真理永恆凝視的姿態。」

裴夏走近基座，輕輕拂去灰塵，指尖觸到一行小字：

‘Τὸ πᾶν ἀριθμὸς ἐστίν’
——萬物皆數。

希波克拉底皺眉沉思：「這句話……既是信仰，也是詛咒。」

阿芙蘿喃喃道：「他把世界變成了一道算式，卻也因此激怒了那些看不見數的人。」

阿列特亞回首，黑髮隨風而動。「這座城市，這座雕像，不只是記憶，也是警示。」她的語氣忽然低沉了一點，「當數與神分離，人便不再理解自身的結構……而我們要尋的，正是那個分離的瞬間。」

她目光掃向希波克拉底。

「你準備好了嗎？從這裡開始，你將走進他走過的一條路……卻會走向不同的終點。」

午後。

午後的陽光尚未熄滅，空氣中有海鹽與橄欖葉的氣息。山脊靜默無聲，樹影斜掛，如靜止的波浪。希波克拉底站在那座古老的石門前，深吸一口氣，然後邁步走入。

希波克拉底一個人探訪歐帕利諾斯隧道，白靈停在肩上，其他人在畢達哥利翁休息。

歐帕利諾斯隧道建造於 100 多年前，是麥加拉(Magara)的工程師歐帕利思(Eupalios)所建造。

是史上第二座從兩邊同時鑽鑿打通的隧道，必須有極精準的幾何知識。

自從有了修練「傳奇」的神奇魔力，希波克拉底開始認真研究幾何學，畢竟這是雅典的顯學，擠身貴族的敲門磚。

希波克拉底對隧道的幾何結構深感興趣，這是從來都沒有的，不管從理智上或情感上而言。

畢達哥拉斯賦於了希波克拉底第二個生命。

他的身旁，白靈幻化為一道透明若霧的白光漂浮在空中，纖細如水晶枝蔓。

晶靈與他氣息共振，不言不語，卻將整個隧道映照在另一種感知之中。

在常人眼裡，一無所有的黑暗，對他而言如半透明的薄膜：石壁上的紋理、岩層內微微閃動的鐵礦光點、地面微傾的角度，甚至水流從牆縫中滲出的痕跡，全都清晰如白晝。

白靈飄浮前方，不斷變換形態，有時如長袖，有時如獸爪，有時則如一塊破碎水晶，微微震顫。

隧道的空氣愈加沉重。他們走過一段筆直的岩層，牆面忽然變得潮濕粗糙，土味中混雜著一股熟悉而危險的腥氣。

希波克拉底停下腳步。

白靈停在他前方，輪廓一瞬變得銳利，彷彿向他發出某種警告。

他聽見低頻的摩擦聲，像是巨大的皮鱗正沿著石壁緩緩爬行。牆角的一道裂縫忽然鼓脹，一團黯影滑動，帶出長長的、飽滿的、蜿蜒身形。

一對無瞳的白眼閃出，巨大頭顱如船首，從側邊探出。

白靈嚇得驚叫一聲：「蛇！」

2 大蟒蛇現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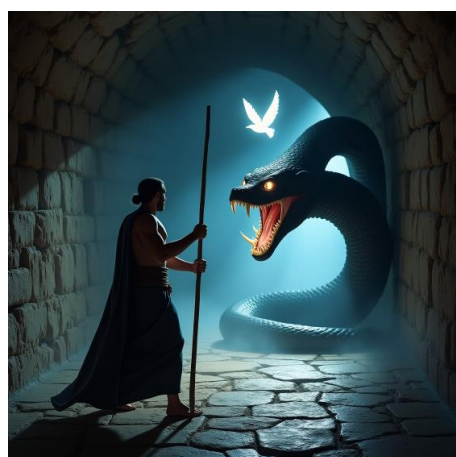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條盤踞已久的古蟒，身長數丈，鱗片如黑曜石，邊緣滲出銀白微光。牠不像普通的蛇，牠的鱗層似乎帶著幾何對稱的排列與瘤狀突起。

牠身上有一道深深的創痕，似乎是被岩層壓碎過的記憶，而牠吐出的氣息不只是腥臭，更混合著某種金屬與數字錯位的氣息。

身軀如小水桶般粗，長約三、四公尺的蛇，吐著蛇信，眼露綠光，蛇行過來。

「這不是動物，」希波克拉底喃喃，「這是……畸形的守護者。」

希波克拉底拉出長棍，杵立以待，大蛇也停了下來對視，白靈嚇得趕緊飛離。



大蛇身軀豎了起來，露出灰白色的腹部，張開嘴巴，露出兩顆尖銳的牙齒，蛇信舞動，衝了過來。

大蟒突然彈身撲擊，牠的速度不應如此巨大而迅猛。

希波克拉底後退半步，雙手按於岩地，吐氣，集中意志。

希波克拉底避開攻擊，騰空一記當頭棒喝，

木棍往蛇頭上擊去，戳、劈。

蛇頭吃痛，蛇尾迅速反擊。

希波克拉底扭腰、轉身，橫掃千秋，蛇尾又吃了一記。

這是希波克拉底第一次實戰，撥、掃、掄、戳、劈、撩，一根木棍著實打痛了大蛇。

眼看只有挨打的份，大蛇頓生怯意，悻悻然掉頭離去。

「大哥，您真神勇。」這小小晶靈拍起馬屁來了，沒辦法，這世界就是這樣，力量決定一切。

「其實你也很可愛。」

是誰說的，我們崇拜所愛之人，更愛崇拜我們的人。